

学校编码: 10384

分类号_____密级_____

学 号: B200001002

UDC_____

博 士 学 位 论 文

题目 (中英对照): **当代汉语新词语研究**

Study on Neologism of Mandarin of the Time

刘 晓 梅

指 导 教 师: 李如龙教授

申请学位级别: 博 士

专 业 名 称: 汉语言文字学

论文提交日期: 2003 年 4 月

论文答辩日期: 2003 年 6 月

学位授予单位: 厦 门 大 学

学位授予日期: 2003 年 月

答辩委员会主席: _____

评 阅 人: _____

2003 年 6 月

厦门大学汉语言文字学博士学位论文

当代汉语新词语研究

刘晓梅

厦门大学

2003年6月

内 容 提 要

本文从八个方面对当代汉语新词语作了定量考察与定性分析。

第一章，界定新词语，并概述新词语的研究历史和现状。认为新词语是最近出现在普通话中的、具有一定的复呈性的、有新的形式和意义的词或短语，或只具有新的意义、用法的词或短语，或只具有新形式的词或短语。着眼于它刚刚出现的状态，而不是已经稳定下来的状态，没有把是否具有稳定性和规范性当作限定因素。现代汉语新词语的研究存在的问题是：研究视野不宽，重分类而疏于系统的建构，未摆脱断代化思维模式，缺少足够数量语料的支持，理论探讨不足。

第二章，考察当代汉语新词语的外部表现：词类以名词、动词为主；音节方面仍然以双音节词为主，保持多音节的发展趋势；以新造词为主要滋生类别。

第三章，考察新词语的不同来源：以粤方言为重要的地域方言词来源，以经济类、广义的科学技术类专业术语的扩展为主体、以教育和文艺类为辅的社会方言词来源，与建国初至新时期之前以政治语域为中心的新词语形成对照；英语是主要的外来词源头，音译外来词、字母词大量出现。

第四章，考察新词语对汉语造词方式的继承与创新。继承多于改变、创新，表现为突出了字母造词法，借代法的内部特征有所改变。

第五章，考察新词语语素的表义特征。认为当代新词语语素义的线性组合特征差，而非线性组合特征强；表义特征与造词方法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第六章，构拟出新词语的词源尤其是理据研究的基本框架，归纳出各种类型的理据及探索理据的途径，指出新词语的词源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七章，考察新词语对汉语语素系统带来的影响：部分语素构词力有所调整；产生了少量新的语素、新的语素义，认为新的语素是音译外来词及直接引用英语词的结果，而新的语素义是汉语词汇自身滋生的结果。

第八章，考察新词语对词义的影响：形成了大量一物多称的同义词及近义词，认为同义词的出现及并存是语言的羡余性的重要表现，同义词之间的竞争并不以明确分工或一进一退为唯一目标；以术语移用为词义演变的主体方式。

[关键词] 新词语、造词方法、理据、语素系统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neologism of mandarin of the time from eight aspects by way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In chapter one, the author makes a definition of neologism and critically reviews the studies about it from 1940' to now. Neologism may not be normal words but they must have appeared some times which have new meaning and new structure, or only one of them. It is important to contact the neologism with words of modern Chinese and Classical Chinese systematically in many more aspects.

In chapter two, the author investigates exterior appearances of neologism and thinks that the words of nouns and verbs, the words with two syllables, and the words with both new meaning and new structure, or only with new structure, are the main body of neologism.

The chapter three investigates the origins: many neologism came from Yue dialect, many came from terms of economics and science, and many came from foreign languages especially from English in way of transcription by nonlettered characters and blendwords consist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letters.

Chapter four focus on the methods that how to build neologism. It indicates that people use only few new methods to create them. It only gives prominence to blendwords consist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letters and words only by letters.

In chapter five, the author reviews the morpheme how to indicate the meaning of neologism and it concludes that much meaning can't be indicated directly.

The author designs a structure that how to study the motivation of neologism and point out the importance of it in chapter six.

In chapter seven, the author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 on the system of morpheme: some new morphemes appear and some morphemes have new meanings. New morphemes come from transcription by nonlettered characters, and morphemes with new meanings are the result of Chinese itself.

The last chapter investigates synonymies of neologism and tell us that the appearance and existence of synonymies are the important result of the abundance of language. Furthermore, the term's application from it's own register to another one is the main fashion of changing in meaning.

[Key words] neologism, means of word-building, motivation, system of morpheme

目 录

内容提要(中文)

内容提要(英文)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现当代汉语新词语整理与研究的历史	(1)
第二节 现当代汉语新词语研究的视角与思路的分析	(3)
第三节 现当代汉语新词语研究焦点的分析	(4)
第四节 新词语研究中的不足及本文的研究重点	(8)
第五节 本文的研究对象、材料来源及方法	(9)
第二章 当代汉语新词语的数量和类型考察	(12)
第一节 当代汉语新词语的数量与分布	(12)
第二节 当代汉语新词语的词类	(13)
第三节 当代汉语新词语的音节数	(15)
第四节 当代汉语普通话词汇的新造词、新义词和复用词	(19)
第三章 当代汉语新词语的源流考察	(25)
第一节 当代汉语新词语的语域类别	(25)
第二节 当代汉语新词语的语体来源	(32)
第三节 当代汉语普通话词汇对外来概念的吸收	(34)
第四节 不同的方言对普通话词汇的融通关系考察	(41)
第五节 港台词语在大陆的流通情况	(42)
第四章 当代汉语新词语的造词法研究	(47)
第一节 汉语造词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47)

第二节	当代汉语新词语运用的造词方法·····	(48)
第五章	当代汉语新词语语素的表义特征考察·····	(63)
第一节	词义的内容及语素表义特征的内容·····	(63)
第二节	当代汉语新词语的表义特征·····	(64)
第六章	当代汉语新词语的词源研究·····	(71)
第一节	汉语新词语词源研究的相关问题·····	(71)
第二节	新词语词典对新词语理据的揭示·····	(76)
第七章	当代汉语新词语对现代汉语语素系统的影响·····	(81)
第一节	当代汉语新词语运用的固有语素·····	(81)
第二节	当代汉语新词语带来的新语素·····	(83)
第三节	当代汉语新词语带来的语素新义·····	(88)
第八章	当代汉语新词语的词义分析·····	(103)
第一节	当代汉语新词语对同义词场的扩展与筛淘·····	(103)
第二节	新词语带来的多义词及其对词义结构的影响·····	(117)
余论·····		(126)
参考文献·····		(128)
后记·····		(132)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现当代汉语新词语整理与研究的历史

新时期的新词语研究思路与模式与现代汉语时期的新词语研究，有一定的相承关系，着眼于整个现代汉语时期，以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为依据，将现代汉语时期的新词语研究分为四个阶段：

一、萌芽期

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出现了新词语研究的端倪。

之所以这一时期出现新词语研究的萌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与学术背景。“开始对近代和现代汉语语词进行研究，这是受‘五四’运动冲击的一种必然结果”（邵敬敏、方经民，1991）。三四十年代，词汇学的独立意识增强，学者们逐渐摆脱训诂学只注重古汉语、只作原子主义研究的模式，转而使训诂学与当代词汇研究并重，同时对词汇的系统性有所注重。在这样的历史与学术的背景之下，学者们才有可能注意当代汉语词汇的研究，注重新词语现象。《古语的死亡残留和转生》（王力，1941）在谈“转生”的原因时触及了当时一些新的词汇现象，包括新的双音词、翻译外来词、新事物的命名。《新字义的产生》（王力，1942）挖掘新出现的字义。《新名词溯源——王云五新词典序》（王云五，1945）指出该词典的主旨是对当时流行的新名词进行溯源，证明这些新名词并非传自日本，而是多已见诸我国古籍（如工程、苦力、注射、救护、采矿等）。此外，如果不限于共同语，还应当指出另外一本书：《上海俗语图说》（汪仲贤，1935），该书对上海当时最为流行的240条俗语词汇探源析流，其中不乏新出现的词语，足可见三四十年代的词汇学研究对象的转换了。那时候虽已提出了针对现代汉语的“新名词”这样的术语，但未明确它的确切的范围及内涵。研究的焦点也只限于字（词）义的变化、词义的溯源。

在整理方面，解放前有些零星的札记，《王云五新词典》四十年代初版问世，《王云五小辞典》（1946）当中也增补了一些当时十年来流行的新名词。

当时已经提出了针对现代汉语的“新词”这样的术语，但未明确它的确切的范围及内涵。研究的焦点也只限于字（词）义的变化、词义的溯源。

二、初步发展期

五十至六十年代，新词语研究和整理初具规模。

建国之初，适应文化普及、现代汉语规范化的需求，从语言的社会功能着眼的词汇研究有着深刻的规范观的影响。从词语运用的角度谈词汇的发展变化及其规范，是当时词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取向，新词语的研究也不例外。如《关于新词和新义》（向超，1952）、《词汇的新陈代谢》（周定一，1952）、《词义的变迁》（玄常，1953）。

在整理方面，五十年代初，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编著的《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1959）一书的第二编列出了五四以来出现的431个“自造新词”、59个来源于方言的词、115个来自文言的词、112个外来词。《新词语》（1962）一书，把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现的新词和固定的语句尽可能地全部收列，共收词语1040个。

与当时的词汇学研究的功能观相呼应，这时期的新词语研究偏重于词汇规范问题。但是从词汇学史的角度来看，当时的研究已经奠定了一个相对成熟的模式，新词语的研究也不例外。对新词语的构成、来源、发展趋势、规范、产生原因等，都已作出较明确的表述。如向超指出：“新词语并不单指新造的词”，新词有四种构成方式：（一）以旧词作为基础，孳生出来新词；（二）赋予旧词以新的意义和新的用法；（三）以自己的语言规律为基础，借用别种语言的词；（四）以旧词为基础，另造新词（1952）。再加上《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一书中新造词、吸收古语词、方言及外来词，这些基本上囊括了新词语的各种类别，此后的研究大多未超出这个范围。就词缀化、多音化以及词组简缩化倾向问题，该书也早已指出了。另一篇论文谈到规范问题的三种情况：表达同一事物的许多新造词、因词素不同而产生的绝对等义逐渐规范为一个，生造词不断被取缔（北师院，1959）。有的学者已经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借用斯大林的论点来解释新词语出现的原因；也有学者也从语言本身的角度指出，新词有语言本身的需要，如避免同音混淆（林裕文，1957）等等。总之，当时的新词语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三、拓展期

八十年代初期至中期，逐步发展阶段。

大规模的新词语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是在八十年代以来开始的。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札记式的、概貌描写式的或倡导式的文章，但较有深度的论述还不多见。《论词典的类型》（王德春，1980）一文从词语来源的角度论及了新词词典，指出“及时编写新词词典是一项重要任务”。《反映时代脉搏的词典——谈谈新词词典的编纂》（王德春，1981）一文提出：“只有新词词典可以反映时代的脉搏，及时记载新词新义”。《新词例析》（沈孟璆，1984）着重分析了一些出现历史较短，或者意义、用法较新，还没有收进1959年版《汉语词典》和1979年版《现代汉语词典》的词语。“大家来关心新词新义”是吕叔湘先生在1984年的同名文章中倡导的，他指出，找新词新义，不要只“在著名作家、著名作品”里找，还要在“一般报刊”里找，甚至在“手册、传单、广告”里找。《关于新语条的出现及其社会意义》（陈原，1984）调查北京部分街区的广告招牌，找出57个新词语，并评定它们的社会价值和意义。这一时期出版了四本新词语词典，同时《辞书研究》开辟了“新词新义小集”专栏（1984.1—1988.1），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的“新词新语新用法”课题组的研究成果发表在《语文建设》的同名专栏中。

该阶段的研究重在揭示语言事实，强调新词语整理和研究的重要的语言学和社会学价值。

四、深入期：

八十年代末期以来，一定程度的深化。

以1988年发表的26篇文章算起，新词语的研究进入了一个相对繁荣的阶段。此前的文章重描写轻解释，这一时期则努力寻求解释，不单单从表层的社会生活因素寻找原因，还深入到社会心理层面，如《新词语新用法与社会心理》（徐幼军，1988）一文指出了人们创造、使用新词语新用法时表现出几种社会心理：求新、求雅及类推心理，这些社会心理的制约力和影响力还是不小的。这就突出了语言主体的主观因素在创造与使用新词语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与“求雅”相对的还有“求俗”心理（刘一玲，1993）。此外还有人提到“趋合谐”心理（王铁昆，1988）。

进入九十年代，较有深度的探索性文章层出不穷。从宏观视角探索新词语的显现、推广、预测、隐退、品位等等，是近十多年的主要研究方向。其特点是跳出“共变论”的简单印证，以王希杰的

语言的潜、显理论为理论依据，触及了语言的某些机制和规律。比如：《整理汉语新词语的若干思考》（语用所课题组，1993）指出新词语显现、产生和推广的特点，引发人们重新思考“约定俗成”，并主张是否可以把新词语本身和使用作一定的区分来讨论。《从隐性到显性：新词语产生的重要途径》（周洪波，1994）认为，词语的显现是人们产生概念及其多种表述色彩风格的过程，词语的渐隐则是概念使用频率降低或群体记忆的消失；新词语的隐现与事物的隐现并不是完全同步的，因为显性的词语的背后是概念。《新词语的预测》（周洪波，1996）讨论潜在的可能出现的词语的预测问题。《从某些新词语的“隐退”想到的》（王铁昆，1999）归纳出五种导致隐退的原因，这方面是前人未涉及的。

另外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就是对新词义的深入。《词义演变漫议》（李行健，1994）挖掘个体新词语的意义产生和演变的详细的原因，以期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新词语中潜义的显化》（周洪波，1996）剖析潜在的意义向新的显性意义的转化及两者的判定标准。《词汇的跨域使用与词义的衍生》（王珏，1997）指出某些词语因跨语域使用而衍生新词义及特征。《从“生词熟字说”看词义和构词语素义的关系》（范可育，1993）认为：不能高估构词语素的意义在认知新词义的作用，它虽然是支撑词义的要点，是记忆的重要依据，但它只提示一种模糊的不确定的理解。

上述文章或多或少触及了新词语的某些本质的东西，向解释迈进了一大步。

九十年代末以来一个重要的关注点就是字母词问题。它的大量出现、频繁使用是否给汉语词汇带来影响？影响到什么程度？它会不会改变汉语词汇的性质？要不要急于进行规范？这些问题尚待时日来评判。

新词语的研究与现代汉语词汇学的进展是同步的，三、四十年代，词汇学的独立意识促使学者们去关心新词语；五十年代，随着词汇研究的成熟并具有相对定型的模式，新词语的研究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经过十年浩劫，八十年代是词汇学复苏时期，新词语的研究难免有些已有研究的模仿；八十年代末以来，随着词汇学的整体进步，它不断推出新热点和新思考。

第二节 现当代汉语新词语研究的视角与思路分析

综合三十年代至今的 381 篇文章（包括三本专著），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和思路，这里试作初步的概括：

一、社会语言学的视角

有 52 篇（占 13.6%）通过这一视角来立论，从建国初期到今天仍在运用。主要用以解释新词语大量出现的原因。五十年代初，苏联的语言学理论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在描写新词语的过程当中，往往拿斯大林的论述作为直接的理论依据；八十年代又引进了“共变论”，用以揭示新词语背后的决定其产生的社会生活本身。这种简单的印证难免粗糙，往往忽略了那些细微的规律性的因素；同时也视言语主体为被动的接受者，忽略其主观能动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周光庆的《近代汉语新词文化阐释举例》（1995）一文在近代新词语的文化解读中所体现的深刻的文化对应关系。

二、心理语言学与语用学的视角

有 11 篇（占 2.9%）运用这一思路，这是八十年代末才开始的。主要着眼于新词语的创造和使用中的群体心理因素及主观能动性，比如《就流行语看语言的创意性与趋同性》（夏丽虹，1999）所说的语言的创意性，实际上就是语言主体的在创造与使用语言时的一种心理趋势，也就是追求语言表达的新奇感，更贴切、自由地服务于交际。这深入到语言主体因素，而不是把新词语仅仅视作对社会生活的简单被动反映，是对前一视角的深化。

三、本体语言学及应用的视角

有 318 篇（83.5%）运用这一思路。主要从新词语产生的语言本身的原因、类别、形成途径、变异、造词与构词、词与义的潜与显、词义变化、词源及理据、表义特征等各方面，做历时的、共时的、立足于语言本体的描写与解释，是八十年代末以来的新词语研究的一个主要流向。比如造构词方式以王海棻的《汉语新词语结构的若干特征方式试析》为先（1990），构词方式以《当代汉语词语的共时状况及其嬗变》（汤志祥，2001）最为全面，都以语素间的语法结构模式为主要描述对象。但是，诸如此类的结构描写如果不能与新词语的词义内容相配合，那么这种描写的价值就要大打折扣了。关于造词、构词的研究，尽管没有什么分歧，但还多止于表层的描写状态。有些课题虽然已经提出，但尚待深入。应用方面主要体现在词典编纂及规范问题。

前两种视角努力寻求解释，但有单一化、类化的倾向；后一种更着力描写语言事实，思路不够开阔，往往就事论事。三种视角都有深入下去的余地，彼此应结合起来，互相论证，避免片面。

第三节 现当代汉语新词语研究焦点的分析

新词语的研究并没有充分地展开，焦点也不是很多，这里选取几个重要的或有争议的问题作以论述。

从某种程度上讲，新词语的研究与现代汉语词汇学的研究进程是同步的，词汇学理论框架的欠发达导致了新词语的研究也较为薄弱，正如于根元所说的，新词语的研究过程中，“往往跳不出原来的词汇学的许多框框，视野不够开阔……总是从新造词、方言词、外来词、旧词新义、死词复活诸方面摆开阵势，一谈词义就着眼于词的本义、引申义和比喻义，以及词义的扩大、缩小和转移等”，“一些重要论题又尚未顾及或未深入展开，如新词语显现的原因和条件，新词语品位的确定与提高，某些修辞现象不能词汇化的内在规律，还有新词语的传播、隐退，新词语与汉民族的文化传统等。”（语用所课题组，1993）这些论述尽管概括的是 1996 年之前的状况，但对以后的新词语研究也有相当的概括力，虽然有些论题已有所展开。

一、新词语的定位

参照王铁昆（1992）的归纳，确定新词语的依据有以下四种：

1. 不具普遍性，如：“新创造的、但还没有被普遍接受的词或短语”（R. R. K. 哈特曼、F. C. 斯托克，1981）。
2. 具有“新鲜感”，如：“新词这个术语可以指任何还感到新鲜的新的词汇单位”（拉迪斯拉夫·兹古斯塔，1983）。
3. 词语所指称的事物或概念是新的，如：“为表示新事物或表示新概念而创造的词”（转引自

王铁昆, 1992)。

4. 词典未收录, 如: “所谓新词新义, 是指现有的语文词典未收的词目或义项”(新词新义小集, 1984)。

各种依据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有的外延过于狭窄, 如第 1 种排除了刚刚问世就被普遍接受的新词语; 第 3 种排除了为表达旧概念、旧事物而创造的新词语。有的时限标准太模糊, 如第 2、4 种。实际上这四种都以时间为最终的标准, 忽略了其他要素。新词语具有空间性和时限性(内含复现性)。空间性要求在现代汉语普通话词汇系统范围内来确定新词语, 汉语方言中的新词语如果没有出现于普通话词汇系统当中, 不视作普通话的新词语(国怀林, 1996)。时限性(王铁昆, 1992)要求在指称新词语时必须将其圈定在一定的时段内, 有学者定为 15—20 年(刘叔新, 1995), 在这段时间尚可保持新的性质。在时间性基础上, 由于对复现性的限定的不同, 产生了广义、中义和狭义的三种界定:

广义的新词语是指新出现于普通话词汇系统中的词或短语。

中义的新词语是指新近出现于普通话词汇系统中的并具有一定的复现性的词和短语。

狭义的新词语是指“进入民族共同语的、具有稳定性和规范性”的词和短语(张志毅、张庆云, 1997)。

广义的定义把任何词语都视为平等, 没有词籍的差别, 只有“品位”的不同(于根元, 2001)、价值(李如龙先生提出优、中、劣三级, 2001)的不同。这样的新词语是巨量的、波动性很强的, 因而难以穷尽, 不容易操作。中义的说法既重视新词语的新质要素, 也排除了昙花一现的词语。狭义的说法由于单方面强调其稳定性和规范性, 把那些处于初显词语、初显与规范的中间状态的词语排除在外。三种定义的差别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新词语与规范词语之间的关系。广义的定义认为新词语与不规范的生造词语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别, 它们在性质上是相同的, 不存在对立(孙曼均, 2000)。狭义的定义把二者严格对立起来, 并用时间来强化其间的差别。中义的定义不刻意强调规范性, 而是把有一定的新质要素与复现性的成分都吸纳进来了, 相比之下, 比较客观, 可操作性强。我们取中义的说法。

任何时期、任何方言都会出现新的词语, 我们是在现代汉语时期内、以汉民族共同语词汇系统为基点来界定新词语: 在某一时段内出现在普通话词汇系统中的、具有一定的复现性的、有新的形式和意义的词或短语, 或只具有新的意义、用法的词或短语, 或只具有新形式的词或短语。

新词语中不应包涵句子。如在政论文章中经常出现的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摸着石头过河”等, 尽管有的具有极高的使用频率, 有的具有意义的双层性, 但在使用当中仍带有引用性质, 并且是以句子身份出现。相反, 如果某个单位很长, 但仍属语法词, 还是算在词的范围内的。

新词语也不应该包括那些新近出现的固定格式, 即可插入不同的成分来替换原型中的某一成分的定型结构, 它们既不属于词或短语, 也不属于完整的句子。如: “将□□进行到底”(插入双音节的名词或动词性成分)、“□你没商量”(多插入单音节的动词性成分)、“今天你□□□□了吗”(插入音节不多于四的动词性成分)、以□补□(分别放在两个表示事物的名词前面, 表示以前者的收益补偿、扶助后者)、以□养□(同上)等等。它们具有很强的仿造作用和时效性, 多属于流行语范畴。

新词语中是否要包括语素, 是定义与词典收释中不好处理的一环。从既有的定义来看, 一般都不把具有新义新用法的语素视作新词语, 词典则往往要把它们收进来。当代汉语中也出现了几个语素, 由于为数不多, 仅有几个, 因而在定义中没有把它包涵进来。

从性质上讲, 包括词汇性新词、语义性新词(李行健, 1989)及语形性新词。从来源上讲, 包

括新近创造的词语、从非普通话词汇系统中（包括基础方言词汇）吸收进来的词语，以及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或用法的固有词语，突破了专业性的专业词语。着眼于它刚刚出现的状态，而不是已经稳定下来的状态，我们没有把是否具有稳定性和规范性当作限定因素。

二、新词语的规范

稳定性和规范性与新词语的定位密切相关。如果把新词语定位在“规范”性词语的范围内，那么新词语的规范标准显而易见要落脚于传统的词汇规范观上，即明确性、需要性、普遍性（周祖谟，1959）。体现这种规范观的一个典型说法就是新词新义冲击着规范化，新词新义是非规范化的产品（陈原。引自王铁昆，1991）。该说的重要理论前提就是：规范是“一个语言群体在一个特定时期、一个特定的空间，经语言群体多数成员所公认的标准表达形式”（陈原，1999），它是经过时间验证的，因此，新词语本身就是不规范的，它的规范要靠事后规定。这就把新词语的规范混同于固有词语的规范了。显然，我们对新词语本身的特质、它的生成机制以及自律性还没有完全掌握。

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新词语的规范观逐渐走向宽容。一个重要的观念变更就是不再把新词语仅仅定位于成熟稳定状态，而是定位于其刚刚出现的状态。因而新词语的规范就不是针对新词语的不稳定、缺少普遍性，不是针对创造新词语的行为本身而言，而是针对行将走入稳定状态的新词语的价值、扩散、发展而言。因此“普遍性”可以不作为一个规范新词语的标准。

“需要性”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需要性”不等同于“不可替代”（杨琳，1997），它不否定同义词的并存，凡是为语言交际所需要的词语，都有存在的价值，价值就是满足多种表达需求。

还有学者质疑“明确性”，认为一个新词语的“明确性”是在使用、发展过程中获得的，而不是产生之初就有的（晁继周，2000）。

因而所谓规范，就是“合乎规律的选择过程和选择结果”（张志毅、张庆云，1997），也就是依据表达的需求和大众的选择。

这些观点充分体现了学者们对词语的自律因素的重视。语言的自律与他律不是相矛盾的，尊重自律的同时也要加强引导功能。李如龙先生的“优、中、劣”三分说（2001）、于根元先生的“品位”说（2001），都是强调在选择过程和结果当中总结规律，引导词语及其运用向完美的方向发展。

可见，新词语的规范观逐步从刚性走向柔性，理性思索的意味浓了，这与新词语的特质、与当代语言观的宽容是分不开的。而在此前提下的判定观也宽容多了，正如前面定义当中所限定的，只要是刚刚出现于近二十年内的普通话词汇系统当中、并且有一定的复现性，就可以认定它的新词语的资格。每个新词语都有平等的权力，允许其“以其词形、结构（含内部形式）、语音、语义、语用等价值条件，跟并行的、对应的或相关词语竞争”（张志毅、张庆云，1997），而不是在其刚刚出现就急于盖棺定论。

三、词义的演变一直是一个重心

从最初的研究当中就可以发现这一点，《新字义的产生》关注的便是新词义，这是传统训诂学向词汇学转换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五十年代的几篇文章也无一例外地关注词义在现代汉语时期的新发展，八十年代至今，词义的新变化依然是一个主流。但大体没有脱离词义研究的既定框架。这当中较有深度的是《词义演变漫议》一文，探讨导致词义新变化的微观素；《词汇的跨域使用与词义的衍生》从语域（指语言因功能不同而形成的不同语言变体，如体育、音乐、中医等，各语域的词汇有明确的语域功能）的跨用来探讨词义的衍生的类型、基础及价值，具有启发意义。

对新出现的词义现象的挖掘分析还远没有到位。现代汉语的词义变化与汉语史上的种种词义变化现象有什么样的共性与特性；如何划定词义的扩展与新义项的确立之间的差别；词义变化导致了什么样的组合与聚合关系的改变；从认知角度探讨新词义对事物、动作、性状的概括，语言主体对新词义的理解问题；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揭示导致词义演变的新的社会文化的、语言主体心理的、细致的而非统而论之的决定性因素；从词的理据或内部形式探讨新词义的形成，从词源学的角度探讨词义的产生与改变；新词语的表义特征；某些新生词义与汉字之间的关系；色彩义系统中的新颖色彩（于根元，1995），等等，这些领域几乎无人涉及或尚处于探索阶段，需要在研究中多多着墨。此外，要不仅就新词语的意义本身来谈新词语，研究新词语本身不是最终目的，要跳出新词语，借助这一词汇新现象，在汉语词义发展史的洪流中来探讨词义的演变和发展规律。

四、新词语的研究方法的逐步改进

传统词汇学的研究方法尽管有量的概念（如“例不十，不立法”与“例外不十，法不破”），但总体而言，“定性式的研究方法、非整体的词汇研究观及取材的非充足性”（苏新春，2001）是其主要的不足之处。九十年代末期以前的新词语研究主要仍是简单枚举法，尽管它长期以社会语言学为思考视点，但很少吸收社会语言学所引入计量研究的方法。九十年代末，张志毅呼吁：“对新词语趋势描写的方法应当向现代统计方法靠拢一点，尽量离开一点传统的内省的简单枚举法，以使我们的论述多一点现代科学因子”（张志毅、张庆云，1997）。从现有的成果看，《当代汉语词语的共时状况及其嬗变》一书，实践“从描写性基础出发，通过统计性分析，成为解释性的科学”的研究路向，但解释的力度不尽人意。苏新春先生的新词语课题也不约而同地以此为方法导向，进行内与外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挖掘。另有7篇文章也或多或少地采用了计量方法，总体而言，这种“基于计量分析基础上的词汇理论研究意识”（苏新春，2001）在新词语的研究中还不是很浓。

五、新词语词典的编纂

建国前出版了《王云五新词典》，当属新词语词典的开山之作，1962年出了第二本新词语词典，1983年出了两本，之后便如雨后春笋一发而不可收。目前尚未确定共有多少种词典，数量不少，但良莠不齐，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追求功利、忽视个性和不同的需求，另一个是收词的问题（徐祖友，1995；李建国，1996），这里谈收词问题。

一方面是以什么标准收词。从空间范围上讲，以是否进入普通话词汇的稳定系统为依据，进入的则收，会导致失之于严。因为“新词词典属描写型断代语言词典中的一种，它的性质决定了不应把一般词典的稳定性、规范性作为其基本特征，而应该是一种记录型的词典（基本上不是选择型的）”（徐祖友，1995）。从时间范围上讲，不少词典以1949年以后出现的为收录对象，这样处理的一个重要的缺陷就是缺少时点与时限的参照，容易混淆新词语与固有词语的界限（王铁昆，1992）。如果收词的时段很长，宜于采取标明时段的办法，明确定位是什么时期的新词语。如果时段不长，李建国主张至多定在20年以内，不少词典就以改革开放以来的为重点，这样的处理比较符合新词语的内涵。

从某一个时点来看，新词语内部成员的稳固性与普遍性不一样，李建国（1996）主张区分层次和需要的不同来编纂，收录一般意义上的具有不稳定性的新词语，以年编的形式体现，这样利于新词语的追踪研究；社会通行和进入共同语的，时效性较强，可编纂某一时段的描写型的新词语词典，这对于研究共时状态的语言很有价值；根据规范化的新词语编纂规范型词典，以促进语文规范化。

另一方面是收了的词语怎样处理。王铁昆提出“实用性原则”，即“重心放在词目的诠释和语

用的说明上”，“必要时可以沿流探源”（1992）。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一要有产生年代的确定性、用例的原始性，同时要注重在口语中的源头。在二十年的时间范围内可以做到这一点。二是释义理据的原初性，提供新词语之所以形成的依据（包括语义结构、相关词语、相关背景等方面的参考）。三是说明语用情况，提供词语产生及变化的有效语用环境。借助现代化的计算机统计与检索手段、大型的现代汉语语料库，这些问题都不是太难解决的。

综观现有的新词语词典，于根元等主编的四本词典在来源、理据说解、语义结构、相关词语等方面提供了相当多的信息，此外还提供了许多符合词汇发展规律的预测，是词汇研究的很有价值的材料，也是词典编纂的成功范例。刚刚出版的《新华新词语词典》（2003）是一本集众家之所长并多有创新的力作，它不仅注重词的来源，还设立了知识窗，提供与词相关的背景知识。列出了大批相关词语，并配有大量的辨析，如“因特网”与“互联网”。诸如此类，都为词汇研究提供了大量可资参考的信息。此外考虑到不同读者的需求，该词典又设置了词目的汉英对照，也是该书的一大特色。

第四节 新词语研究中的不足及本文的研究重点

与汉语方言学、音韵学相比，应该说词汇学的成熟度远远不及，它本身未曾有过定格。新词语的研究同样也是处于尝试的状态，还存在着许多问题。第一，止于简单的分类，疏于系统的建构，缺少整体把握。作为现代汉语普通话词汇系统中的一个庞大的新群体，同现代汉语词汇的固有成分相比，它的整体特征是什么，它的下位分类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不是平面的原子主义的描写所能解决的。第二，始终没有摆脱断代化思维模式，忽视古今汉语词汇的联系。要有“史”的观照，“词汇中的许多问题，必须放在语言史的洪流中，才能从它的发展中观察得更仔细。许多规律性的东西也往往就生活在这里……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应是把现实状态和历史发展联系起来，同时兼顾”（武占坤、王勤，1983）。也许一些现在看来是新词语所特有的东西，其实在词汇史上已经出现了。第三，理论的广度与深度不足，尤其是解释新词语出现的原因上还多止于简单的理论借用。八十年代末开始呈现出多角度的较有深度的思考，依然没有完全摆脱现有词汇研究的束缚。第四，缺少数量统计的支持，尽管出现了象汤志祥的《当代汉语词语的共时状况及其嬗变》，该书以统计法为基础立论，但大多数还是凭语感经验和简单枚举为证。第五，缺少与语法相结合的研究，多是就词汇本身来研究词汇；而且对不同的词类的新词语用力不一，只重三大实词类，其他词类很少涉及，目前只看到《论潜量的显量词化》谈到了当代汉语词汇的一个新现象：复式量词的大发展（王希杰，1990）。

就整体的研究来看，一些论题虽或早或晚地提出了，但至今应者寥寥，比如新词语的品位、预测、隐退、新旧词语的并存与选择，新词语与基本词汇之间的融通、新词语的种种现象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对应关系究竟怎样，为什么有些修辞现象词汇化了而有些则没有词汇化，这当中的机制是什么，新词语的发展趋势等等。还有一些问题根本就没有涉及，鉴于此，我们认为要从以下诸方面着手：

1. 对新词语的各种性质、源流作全面的考察与分析。
2. 考察新词语在造词方式上又体现出哪些继承与创新。
3. 以语素义与词义的关系为核心，考察新词语的表义特征。

4. 以新词语词典为依据，考察新词语的词源、尤其是理据问题。
5. 考察新词语对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各层级基本单位带来的影响，包括对语素系统的影响（产生了哪些新的语素、新的语素义），对词语系统的影响（主要是对词汇意义的影响、对同义词系统的影响）。

研究中我们应该力求把词汇的现实状态和整个汉语词汇史联系起来，把新词语的内部与外部因素结合起来，把定性与定量方法结合起来。

第五节 本文的研究对象、材料来源及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文以当代（1978年以来）产生的新词语为主体的研究对象。具体定位是：在当代出现在普通话词汇系统中的、具有一定的复现性的、有新的形式和意义的词或短语，或只具有新的意义、用法的词或短语，或只具有新形式的词或短语。

二、语料来源

新词语的语料来源于苏新春先生主持建设的“新词语库”。该库所收录的新词语来源于以下各词典：

	词典名称	收词数
1	现代汉语新词词典（于根元）	3708
2	新词新义词典（雷良启、王玮）	3429
3	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林伦伦）	1771
4	汉语新词词典（闵家骥、刘庆隆、韩敬体、晁继周）	1652
5	现代汉语新词词典（王均熙）	1517
6	现代汉语词典（增补本）	1205+142
7	1993 汉语新词语（刘一玲）	461
8	1994 汉语新词语（刘一玲）	458
9	1992 汉语新词语（于根元）	448
10	汉语新词新语年编（1995——1996）（宋子然）	416
11	时尚词汇——新名词应知应晓（杨建平）	374
12	1991 汉语新词语（于根元）	335
总数		15916
排除后总数		15270
不重复总数		11669

这 12 部词典在选词立目、释义上，都显示出较深厚的功力，提供了相当可观、可信的词源信息和预测。但由于所收词语的单位性质不完全一致，编纂时间不同，收词的上限不一，下限不一（最早的收词起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最晚的截止于 2000 年，这样的词语数量很少）以及误收等原因，我们要做一定的取舍。

按照新词语的定义，首先要排除时代较早的词语。

其次要排除句子一级的单位。李行健曾提到新词语中应当包含语句（1988），有的新词语词典把流行于官话区的广泛使用的熟语，或者近二十年来产生的新的熟语，也容纳进来，熟语虽然属“备用”单位，在语义具有融合性、结构具有定型性、功能具有整体性，但它们在形式上、在运用上更贴近于句子，所以我们在定位新词语时，不将这类熟语涵盖进来，如：跳起来摘果子、一竿子插到底、摸着石头过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台上握手台下踢脚，一些近几年来出现并流行很广的“自我感觉良好”、“一个都不能少”等，共8例。另外，库中有两条定型结构：以□补□（分别放在两个表示事物的名词前面，表示以前者的收益补偿、扶助后者）、以□养□（同上）。因其短小，属普通人的“词感”范围内，不作删除。

新词语理论上不应包含非自由语素，但语料库中只收有11个新义语素，为数不多，也不作排除。它们只作为语素使用而不可独立成词，是新词语的副产品。

排除之后，剩余15270条。去掉重复项后，总数为11669条，就是我们所要研究的当代汉语新词语。

有些数据需要自然语料来支持的，采用光盘版的《人民日报》（1946~2000年）和《通用语料》（包括现代、当代小说语料5000万字、当代的报纸语料2亿字、270万字的科普作品，以当代的为主，共2.5亿多字），以及近四年内各种网络版的较权威的报纸语料，进行考察与验证。

三、本文的研究方法及重点

既有的相关研究的重要的缺陷在于缺少足够数量的支持、局限于断代式的思维方式。有鉴于此，为了避免个案剖析加个人语感和识断所带来的主观臆断，我们采取定量加定性的分析方法，通过大量的语料来抽象规律和理论；为了避免就事论事所产生的偏狭，我们采用对比的分析方法，拿当代的新词语与50年代初期至1977年的新词语对比，和“五四”至解放初期的新词语以及19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新词语对比。这是对比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拿新词语与当代汉语的固有词汇作对比，这将是很有价值的探索。既有足够量的词语来反映当代汉语新词语的整体特征，也有解剖麻式的典型而深入的个案分析，从中归纳出新词语的概貌和规律性的东西，沿着“定量——定性——规律——理论”这样一条思路走下去。

本文力求注重理论探索，注重整体与个体相结合的考察，注重结合现代汉语作比较研究，力求深化既有的研究成果，填补新词语研究的空白。

参考文献：

- 张志毅、张庆云，1997，《新时期新词语的趋势与选择》，《语文建设》，第3期，P15-18
邵敬敏、方经民，1991，《中国理论语言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P57-58
王力，1941，《古语的死亡残留和转生》，《国语月刊》，第4期
王力，1942，《新字义的产生》，《国文杂志》，第1卷第2号
王云五，1945，《新名词溯源——王云五新词典序》，《东方杂志》，第39卷第15号，P48-50
汪仲贤，1999，《上海俗语图说》，上海书店，初版于1935年
王云五，1946，《王云五小词典》，商务印书馆，引自《东方杂志》，第41卷第23号
向超，1952，《关于新词和新义》，《语文学习》，第1期
周定一，1952，《词汇的新陈代谢》，《科学通报》，第3卷
玄常，1953，《词义的变迁》，《语文学习》，第10期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教研组，1959，《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商务印书馆，第1版，P95-105
文字改革出版社，1962，《新词语》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教研组，1959，《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中国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 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

厦门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摘要库